

山木居士外集

上諸城劉相國書

伏以閣下之爲相也。於今十數年。天下之士望之若景星慶雲。擬其德業。比之於韓范富歐。仕驥側聞風義。懷傾向之私久矣。不意今年得列籍門牆。親炙休光。中心喜悅。榮幸何極。退伏念閣下負天下之望。天下瑰偉奇特之士。爲閣下所知。甄拔而出。利澤施於人。名聲垂於時者。所以上書之根。前後相屬。而仕驥以庸下濫附其閒。亦復奚足比。數然區區之心。亦有不欲自外者。竊譬之。梗楠杞梓並產奧區。而簾蔓牽引。亦不得謂非此土之所培植也。黃魯直上子瞻詩。亦云。小草有遠志。氣味固相似矣。獨自愧言辭拙訥。進見之時。未能

親叩大賢調燮之宜。經世理物之要。而平日讀書考古。所謂扣盤捫燭以求道者。亦未敢漫吐於君子之前也。拜辭以來。買舟南下。值夏潦泛漲。徐徐而行。道途所經。覽地形之高下。相水流之緩急。慨然想見疏鑿之功。古今之所以異。宜而沿河廬舍參差。滅沒老弱。採芻茭。強壯備隄岸。奔走竭蹶。不遑休息。又未嘗不嘆守此土。於某相如。如是與上文若不相合。如是。治此民者之難也。旣歸里舍。益理舊業。未敢求息。蓋束廣微補笙屬而神氣一。片貢注一。反覆正見上文所言。乃不得不言者也。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囚或游盤。又曰。自華朱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農三省。匪惰。共恪仕驥。老父年已八十。今幸得以未命之身。親進菽水。少盡子。

職。又念身爲大賢所知。而或自棄玩愒時日。是忘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之義。而身謗師門也。此皆鄙猥所自勵者。不自愧其無似。輒瀆陳於鉤座之前。以爲有懷。結束通篇有力。而不自白。亦非所以事君子也。臨紙不勝惶恐。

韓理堂曰雅

上謝太常書

拜辭左右。遽爾兩月。自惟庸下辱大君子十年之知蹉跎潦倒至此。始獲一第。瀕行復蒙諄諄慰誨。不啻家人骨肉之相語。仕驥何幸而克獲此也。卽日伏審履候萬福。遙望燕臺。不勝神往。仕驥於五月二十六日出都附舟南下時值糧艘北來舟行未免延擋至德州。夏潦泛漲。越臨清以南益甚。沿河堤岸崩潰。決溢附堤居民半在巨浸中。頽垣敗壁。莫蔽風雨。高粱已將成熟。水淹之後。腐爛焦枯。而河中流屍。纍纍載沉。載浮尤令人傷心慘目。不忍見。夫河之爲患於中國也久。其性迅急。時有意外衝決之虞。固不足怪至。

運河半由人力疏鑿先事而籌似可爲力仕驥愚妄竊以爲於秋冬水落糧艘已還之時挑濬河身以增堤岸堤益高河益深水至有所容而東省洩水之湖甚多日久未免淤塞益濬湖身取其芻茭藉以護堤夏雨時至得所歸宿亦可稍紓橫流之患腐儒迂謬事外臆測不知自愧素辱閣下以國士相期故卽途中所見妄陳情形以爲請益之地耳兩月在舟中飲食居處時凜鈞諭幸免寒暑之侵今已艤舟維揚將易舸湖行知屢念慮先此奉聞不勝瞻依之私

韓理堂曰次事簡盡擘畫合宜

上裴大司空書

仲夏拜辭左右買舟南還至此又已半載。邇日伏審履候萬福翹企之餘彌深神往仕驥不肖局促鄉里未嘗知世事。今年初遊京華。伏蒙閣下殷殷訓迪勉以俟命之學。絕其微倖之心。以此幸免疚悔。漸行復蒙示以讀書之要練習之方。到家徧告所知皆嘆大君子愛惜人才不忍其或有闕失。如此固古聖賢之用心也。况仕驥身受者其爲感幸宜何如耶。到家已來收召精神重理舊業。老父年已八十朝夕在視。幸邀無恙詩曰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仕驥自度迂疎不適時用惟是守其故轍。勉治先聖遺言庶幾其或有

立以此報罔極之德而已閣下固素鑒其心者辱期望殷輒復陳其鄙趣諒亦其所樂聞也臨書不勝惶悚

司空與先生以古義相知故其所期非尋常所能測文懇款述情正古人對知已之言也受業黃嵩齡識

上莊座主書

伏聞閣下奉

舊命視學中州。竊以中州古稱文獻之地。近日雖風流文物或遜  
他邦。然自朱二程子倡道伊洛。而呂氏世傳正學數百年不替。  
又○正○不○愧○此○誦○  
國初夏峯先生教授蘇門山中。其高第弟子若睢州湯文正公。一  
出而著大儒之效。况今

國家之用而斯世亦知儒術之果非迂疎也。仕驥雖苦窳無適於用。然辱在門下得見儒者之效之章施於世。固出自大君子之所成就也。不勝有榮幸焉。因具布其區區之懷。伏惟垂鑒不一。

族父厚菴先生日以古筆達古義。醉懋之氣蔚然直入盛漢宗伯。每語余謂絜非非功名富貴中人也。其平日相賞如是。宜乎絜非心爲之傾也。

與彭允初書

客冬臺山在此同兩寄手書想俱入鑒矣開歲倏又一月伏惟侍奉萬福清脩彌敦可勝翹企仕驥不肖晝作夕休蹉跎晚憫惄惄昏晬與道日遠深惟七尺之軀異於禽獸蟲魚而半生歸法聖賢出入如此往嘗妄自期許上之求如范文正司馬溫公以其學康濟一時次亦願爲孔仲山王彥方以善化其鄉里今行年已逾四十而泯然無所表見去歲與臺山劇談衷曲不禁感慨係之雖臺山曾有過爲獎許之語並以聞諸左右彼特樂與人爲善耳而仕驥自反隱微幽獨之際其不克自持而遷流於物者多矣何能不

。 。 。 。 。  
日切惶愧也四兄先生治心有道尙冀有以教我是荷因風具陳  
鄙懷諸惟垂鑒不一

真意淋漓受業雲誠

寄彭先初書

七月中旬有人往蘇。因作一書奉達。後其人半途而反。因遂留滯未發。八月中旬有族人自蘇還。甫相見。即縷述府上盛德。自幸一市井商旅辱蒙老伯大人賜見。又蒙四兄先生欵欵道故。詳詢仕驥在家所爲。及一切姍戚善行。族人此回得見善人。聞善言。薰善氣。其善心亦不覺躍躍然動矣。旋出手示及頌到老伯大人文集。謹盥手展讀。讚歎不已。老伯大人之文。大篇小牘。皆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而仕驥尤醉心於各碑版之文。其所稱許。皆信而可徵。蓋仕驥往得讀翠庭先生之集。內所載百年以來名公鉅

卿事跡及與一時善類往復書問皆可與老伯大人之文互相証  
發而老伯大人尤善敘事詳贍有體俾後之讀者不啻見其人其  
一言一行皆可以爲法四兄與臺山書自謂不愧唐歸竊謂唐歸  
集中尙無此碑版文字以其少此大題目也鄙見擬以虞文靖公  
其庶幾焉四兄以爲何如大作靜山先生墓表則震川嫡派也居  
士傳訛字果多其底稿臺山攜去仕驥不知禪理未敢擅改今已  
一一如指改正因去人索書甚急草草奉布不莊不備

論文處頑而不訛受業雲識

與汪愛廬書

客秋過蘇奉訪。以未得相見爲恨。與彭四兄居三日。備聞高風。益中心思念不置也。幸大作在彼。乞歸細讀。竊見大兄先生於儒學之精。老佛之微。其中同異之分。邪正之界。皆能辨析無疑。條貫有序。而其辭氣之浩瀚迅激。若怒濤之來。不可遏抑。若江水之東注。滔滔無盡。又何其暢以達也。豈非所謂道溯於中。而文自襟于外者耶。仕驥不肖。才力鶩弱。於諸儒之書。雖亦嘗寓讀焉。而自度粗疏。不能有得。僅取其一二。切近者。聊以律身而已。至於精微之蘊。未遑及也。然每讀陽明子書。則胸中浩浩乎。若與曩者異。豈其性。

之所好耶。無亦其真氣洋溢有以感人於不知耶。大兄先生深於此者還示之。以爲何如也。舊文三本存彭四兄處。藉請教益。亦望別其得失焉。西莊先生還家否。前已有一書相覆。今未遑另書。其封公墓誌。得閒卽當爲之。晤時幸爲道及也。仕驥再拜。

婉而至受業雲識

寄韓理堂書

附理堂來書

去歲自阜寧歸。投跡荒山都。與人事隔絕。暮春得足下手書及大集。讀之喟然觀足下之所施於家。行於宗族者。卓然追逐乎古人。此實夢周所服膺。不獨以其文也。夢周固拙於爲文。今更居無何。有之鄉。無所感發。益復屏絕紙筆。冥然而處。與時爲寢食。自謂便可過此一生。然幽昧之中。觸事興益。覺斯人不可棄利濟之念。忡忡未已。因思海內交遊。同此志者。既多。伏而不遇。而夢周以既退之身。無可復言。惟足下方需次民社之寄。依時而至。與天子共斯民者。惟良有司。此夢周尤願足下推其行于家者。以施。

○種○接○破○傳○七十○餘○字○一○并○勸○折○此○種○筆○力○亦○得○力○於○昌○黎○學○也○

于國得時而爲務進之以古人之治一切反俗吏之所爲使世知  
古人之道必可行于今有志者皆相觀而起其爲關係良非淺細  
世之爲吏者不苦窳則浮沉浮沉者半在讀書之人非盡其才不  
可驅策彼固有所利之也曰無爲大惡爲大惡則刑至矣無爲大  
善爲大善則利去矣其究則未有不舍其小善而歸于大惡者何  
者所志在利利有涯乎爲小善則利有涯矣惡得不歸于大惡也  
其不罹于刑者倅耳夫國家課吏以廉祿止足以代耕乃爲吏者  
虛而往寔而歸比比皆然其所爲可知矣志行鄙劣如此又烏足  
以興古人之治哉然于此不能無少優劣者何也此以五十步笑

百步之說也。豈如不走之爲愈哉。未有利已而能利人者也。長此不已。斯人何賴。此夢周于足下。所以不勝拳拳也。夢周今年四十有七。筋力早衰。目尤昏眊。不復可用于世矣。功業不必已。出朋友爲之。與自爲何異。歸于濟物而已。足下以爲何如。大集奉還畧分甲乙。未審當否。臺山久無消息。尺木云近居僧舍。息心學道。此書示之。並邀寄音。不旣。

前歲寄呈鄙作。伏蒙示以得失。並賜拳拳誨諭。獎勉交至。仕驥雖鴦劣。敢不益自策勵。以庶幾無負良朋。愛我之至。意荒村僻陋。地瘠民貧。而界連閩徼。風氣頑悍。易與爲非。仕驥心憂其敝。所以于

宗族之間。竭力勸有力者。稍爲周卹。庶幾衣食粗足。漸可以禮。  
義俾與親睦之風。以成淳厚之俗。既而有姊婿陳君守詒。亦以爲  
然。其家稍有餘貲。乃于附近鄉落。勸其各立義倉。而捐貲以成之。  
陳君與仕驥同居一里。里中戶口千有數百。陳君復與其兄弟出  
家藏之穀三千石。捐租田數百畝。倡首建廣仁莊。以稍濟斯土之  
人。其創建規模。經理格式。陳君皆委仕驥爲之調度。兩年來仕驥  
日與鄉鄰相接。每入一村。農夫田婦競來問訊。老叟童孺環坐談  
諧。仕驥於占晴謀雨之餘。娓娓爲之講明尊君親上之旨。慈孝友  
恭之誼實之。以天道福善禍淫。目前報應不爽之已事。聽者頗覺

忘倦言之似有小補。往來周旋甚樂事也。獨去年以寡兄弟之人。  
而有姊之喪。視疾半載。卒罹此痛。憂傷之餘。衰頽甚矣。老父年已  
八旬。餘將來出處。未可預定。承策我云云。固分內之事。然得爲與。  
不得爲亦似有數。存其閒也。廣仁莊曾求尺木作記。不揣鄙拙。僭  
爲書石。假重尊名。蓋藉二君以風示斯人也。臺山兩年不得悉耗。  
無從寄音。其遁跡逃禪。亦實有大不得已者也。近于蔣太史心餘  
處。得讀闡考功遺書。不勝歎惋。考功知我于十年之前。而我今日  
始得讀其書。如見其人。愴然涕下。其書四兄先生敘論允矣。後世  
必有知之而好之者。其家有印本。乞爲致數部。與我是禱。因風奉

問近履。並陳鄙趣。更有以益我。幸甚。

先生歲與韓公書。問往復。每並讀之。藹然如春風和氣之襲人。  
真所謂同心之言也。此二書拳拳古義。觀彼此所陳。足以知二人之蘊矣。受業雲識

寄羅臺山書

孟夏從貴宗人處寄一書後倏又兩月餘矣比審老伯大人福履康強閨宅平善爲慰仕驥近趣如常幸老父尚健飯耳歲月蹉跎人事膠擾此兩月閒鬚髮忽變蒼自治經一事竟無從提起稍有零碎餘閒亦第泛觀零碎史策而已未知二哥治周官所得何如羨慕之私真不能以已也敝村今歲頗覺祥和癟疫不作早稻豐登惟附近僻村夏季稍有噤口痢症往往三五日內卽能死人仕驥參酌古方製清平丸一方治之頗獲奇效未知貴鄉風景何如其清平丸方附寄請正又因祖墳被本族子孫盜葬事發押遷著

風水解惑一篇。衆謂有裨于人心風俗。敝門輩因磨石請書付鏽。糊以贈人。敬呈十本。迂腐之言。二哥閱之。以爲何如也。仕驥因春閒稽查保甲。得族閒戶口之詳。見其窮苦之狀。殊難爲懷。因太息。謂廟中若能積穀千石。倣社倉之例。豐年則出借本族力農之家。荒歲則減價平糶。亦小有濟。而族人聞之。皆以爲然。今已捐至六百餘石矣。雖不足。姑爲之先。以俟繼起者。而族中因此亦遂頗覺聯絡。或有雀角鼠牙一經勒解。便能消釋。不至牽連成訟。此可見天良不昧。三代直道。原存于斯民之心。患在士大夫以勢相加。遂覺有富貴貧賤之殊。愚民乃忍於爲非耳。允初近得書來。云春明。

寄二書其一則沉浮未接矣。內寄二哥一書又憂廬公復各一書。  
公復允初文各一篇。因七月中旬有人往蘇特耑力送上以候回。  
音伯母大人吉壞已就否。公復之言深可念也。粵行何時家計亦  
宜早自區畫善策。無致如仕驥身負重累心爲束縛不能擺脫也。  
愷齊近在山館去未及索其書其內力不知何如。其外事一切甚  
堅定也。兒子學徒輩並各有書請安二哥覽之便知其近功矣。緣  
善錄五部醫門普度五部。俞公遇竈神記十帙附上諸惟努力自  
愛。縷縷不一仕驥頓首。

真切受業雲識

與同年楊叔山書

客秋因進賢龔君附書奉問眷蒙手書還答並寄示兩世家珍啓  
玩之下焜耀輝煌真令人肅然起敬也承命跋尊甫遺墨又承索  
拙作散體雜文詞旨所及獎許逾量愧不敢當仕驥庸下僻處陋  
鄉自度迂蹠本不足爲世用故亦不敢汲汲於仕進蕭然一室嘯  
歌古人時妄有所論撰聊以自娛而已而不自知愧紕墨浪傳過  
蒙老成前輩閔其志而獎借之其實胸中樗然無有也自忝辱同  
舉以來濫竊非據身累益多荒落尤甚邇來並不敢言文矣顧辱  
嘉命勉綴鄙辭大懼無以稱遺翰而塞仁人孝子之心也謹莊書

一通附舊作三帙。同往惟垂教焉。抑昌黎韓子自述其爲文之意。以爲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凡仕驥之有所論撰亦竊有志於此焉。而愧未能也。足下家學淵源。今年少成進士。此正力行古道之時。又體弱日以仁義道德養其心。俾心安而體亦旺。他日出而爲循吏。爲名臣。以繼家聲於弗替。是仕驥區區相愛之私所不盡禱祝者也。伏惟俯鑒愚誠。努力自愛。臨書翹企。

諱諱懇懃如骨肉手足之相語。先生性情之厚。具見於此矣。受

景濂識

與同年彭斗占書

蔡君乳泉過舍辱手書且詢悉足下志趣之高學問之勤忻然嚮慕旋復惶然抱愧甚矣仕驥鄉者知足下之淺也蓋仕驥生居僻陋自度庸鄙不足以爲世用所以閉戶窮山中未嘗敢與當世賢士大夫相聞獨甫冠時過蒙羅君臺山以志行相取引爲同心顧仕驥年日加長而德不加修術業無所表見反躬自考彌用赧然羅君豪傑士胸襟甚大交遊甚廣其有所之不忘親故輒復以鄙人姓名齒於同儕中是以以無所短長之身而謬獲虛譽如來書云云也足下潛心聖籍篤志不怠可謂閭修之士春秋兩闡仕驥

幸辱同舉。每於卒卒爲會之時。憶足下甚有意乎。仕驥而仕驥。智昧竟未能知。足下之所處若何。其爲庸鄙不愈可知耶。顧蒙足下不以爲罪。而棄絕之。書來勤勤懇懇。獎借逾量。蓋君子與人爲善之量至閑極大。故其待人之恕有如此也。然所以重仕驥之愧者滋甚矣。同舉諸君。若歷城周君。餘姚邵君。固才高而學博。卓乎名實相稱者也。而同鄉中若董君。邁三楊君。枝山皆志氣偉然。不囿於俗。仕驥皆於歸來始先後知之。然以足下之爲人。推之則夫抱文俱深。情與遠志篤實學而聲華闡汝。不事表暴者。豈少也哉。恨無由盡知之耳。承索鄙文。愧無足以自信者。今往與諸同年來往。書序數篇。亦

足以見仕驥之疎慢而負疚於心類如此也帥君松田羅君效實  
久切馳想諸同年相晤並祈致意

先生友誼之篤中極熱而外極冷非久與之處莫能知也又竊  
懲浮夸標榜之習恐躬自蹈之故其交友惟以古義相取而既  
已定交卽久而固結不解讀其文幽光闊抑而深情時露於語  
言之外亦可得其槩矣受業景淳識

答汪龍莊書

春正奉到手書及邵太史二雲書。比三月杪。又於黃君補菴處接奉手書。承過聽臺山二雲之言。謂仕驥粗知文辭。俾之爲闡揚堂上盛節之文。伏讀令先君兩太孺人事狀。載繹來書仁孝之思。懇懃惻惻。令人感動而不能以自己惜乎。仕驥文筆劣弱。不足以稱二君相推之意。而有當於仁人孝子之心也。謹就思慮所及。勉綴世德傳一篇。冀垂教焉。抑來書謂以臺山之言求得朱梅崖彭尺木李潮陽之文。梅崖仕驥之師也。尺木之文亦近今所罕。潮陽論著。仕驥雖未得見。然大抵臺山之言。非溢美也。而山東濰縣有韓

理堂夢周者其文淵懿醇茂卓乎可與古之立言者並。仕驥亦因臺山而得以書問往還與爲神交。臺山何以未爲足下言耶。又桐城姚姬傳郎中文辭高簡深古。仕驥曾見其一二。作不勝傾服。竊謂其必可信。今而傳後者以足下孝思誠壹。博求文字以傳其親。並以附聞。然足下學古道而通其辭事狀之作已自足。不朽其親矣。而深心博采擇人而交。則仕驥所稱二君子者當必已得其文也。抑中有所見不能不盡耳。臨書惶悚。

文氣亦清古  
受業雲識

答徐心一書

令弟至承手書。以令祖行狀相屬。令祖盛德。固仕驥所中心佩服者也。前日聞其卽世。早擬作一文。以紀其實矣。今承見委。誼何敢辭。顧恐文筆劣弱。不足以傳休美。有負孝子慈孫殷殷之意也。如之何大作行述。纖悉不遺。固子孫祀先人之體。承下問僭爲增損一二。以其中有可能。可以示諸人人。而亦不必示諸人人者。明者當心知其故也。令弟行速。先此報聞。行狀容齋一思慮爲之以獻。諸惟節哀順變。以當大事。不。

語約而意盡。受業黃得恒謹

答徐虞尊書

春正於梅崖先生所得見足下極欽德器不凡雖會晤僅止兩日而別然憶其風度未嘗不往來於懷也愚菴書來亟稱足下不已且述謙虛下問雅意今一旦蒙先之以書贊以所業古今文將之以金幣此豈鄙劣所敢當耶顧愚菴極道足下誠意俾之勿辭則又不得不強顏受之也雖然梅崖先生仕驥之師也仕驥之所以爲文受之於梅崖先生者也今足下勤勤懇懇下問於仕驥者豈非以仕驥稍知爲文之道耶顧仕驥於梅崖先生之所以爲文僅窺見其一二又惡能冒昧爲足下言之且足下與梅崖先生生同

邑里重之以媢嫉。梅崖先生之論文。足下亦嘗聞而耳熟之矣。仕  
○  
長。何。勤。健。如。是。樣。  
驥卽欲舉梅崖先生之所以語仕驥者。以語足下。又豈有加於足  
下平日之所聞哉。顧厚意不可以虛辱。無已。還卽所聞於梅崖先  
生者爲足下陳之。蓋梅崖先生之爲文。昌黎韓子之家法也。韓子  
之蘊。先生亦旣無不發之。以示學者矣。而揭其要。尤在答尉遲生  
一書。其所謂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發焉不掩者。未嘗不反覆稱  
之也。仕驥於梅崖先生之論。無不默而識焉。而於斯言。尤日三復。  
之不置也。伏以足下爲賢。達之子孫。其家學之淵源。旣不同於尋  
常。又以媢嫉故。親沐大賢之澤。漸漬薰蒸。其淪浹於肌髓。充溢於

心胸者實之美也固所謂有諸其中者已而鄙劣如仕驥亦承下  
間垂及其受善之懷又豈不若谷之虛耶仕驥自愧無狀不足相  
益申以師說亦所以答勤勤懇懇之意云爾大作率鄙見論之當  
否更祈教我何日把晤相與劇談企切不盡

金芑汀曰苟卿子以學不稱師教不稱師謂之畔與倍絜非於  
文篤信梅崖先生而不惑其所稱說未嘗或離由其識之正亦  
其性情之專一也此文往復自道亦極似梅崖先生

答陳繹堂書

辱承手書示以謹慎文字俾勿爲人作詩文集序者。非愛我之至安得聞此言。不獨感激靡已。亦當銘勒於中而不忘者也。仕驥迂拘鄙拙。足跡未嘗及遠。交遊不出里巷。雖以庚寅恭逢

恩科幸獲鄉舉。明年辛卯會試成進士。顧引

見歸部銓選後。以老親年高。遄歸子舍。自始至京師及歸里中。間僅三閱月。卽同譜諸君子。匆匆公所一會。未遑私謁。談讌歸來六年。益閉戶株守。屈指生平知交。不過數人。大抵以朴訥質實相勵勉。未嘗敢有夸詡聲氣。標榜名譽之心。故雖嘗謬習爲古文辭。

而序記之體絕少。荒村寂寞名流無由而至。近日新著作未嘗一得寓目。自無緣爲之序論也。而硜硜之性。自始習爲古文辭。於古人之書。獨好觀歐陽文忠公文定二集。而尤心慕夫文定公以爲文章爾雅訓辭深厚。蓋詩書之遺也。繼之則樂觀虞文靖公學古錄。楊文貞公東里集。歸大僕震川集。其他雖柳子厚王荊公蘇氏三父子之文。每一展觀。輒覺其峭峻鏤刻。不樂於心。至於明中晚以後諸名家文字。偶一寓目。中心即有所梗。因遂廢棄不觀。蓋亦性之所近。不能強也。故雖嗜好購集古書。而自明中晚以後。書竟無有焉。近年來。念區區此身。雖迂拘鄙拙。不適於用。業已仰蒙

天恩

賜以出身。行當出而作吏。日思所以克共厥職。報効國家者。伏讀

欽定大清會典律例諸書及成案條例各集。仰見我

朝深仁厚澤垂爲

憲典。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者。精詳周密。朝夕體玩。雖有他書。未追及焉。其或因鄉里親朋之求。作應酬文字。亦稽經諷律。務求不倍。

聖化此仕驥近日讀書作文之大較也。凡此皆執事素所稔知。所

以縷述者。以愛我深切久不相見。用以慰相念之深衷耳。雖然仕  
驥僻處荒村。寡所聞見。深懼過愆日積。尚望時賜德音。教我不逮。  
是所幸也。諸惟自愛。不一。

真實樸摯。絕無一毫裝飾。受業雲識。

與李愚菴書

前小力回承示。具稔一切今歲恩科。吾兄雖尚在制中。不能與。然轉瞬來秋正科在即。竊願和平其心。專力揣摩科舉正業。以圖一出而爲。

朝廷用幸甚。幸甚。凡人功名富貴。自有分定。蓋冥冥中之所以位。置斯人必非偶然。厄之於早者。安知不得之於晚。厄之於其身者。安知不得之於其子孫。張子所謂厚善之生。玉汝於成。均屬造物之愛我。吾惟盡其當然行所無事。以承造物之愛而已。慎毋憂愁幽思。自嗟不遇也。吾兄曠覽遠識。胸次浩然。豈尙見不到此所。

以云云者。以兄賢而久困親厚者。或慮其偶不自持耳。要亦所謂以小人之腹。庶君子之心者也。抑有請者。兄好古愛博。旁搜遠討。細大不遺。雖古書之正僞。兄固已昭昭然別若黑白。然以好善無厭之心。或偶有一字句之佳者。輒復不忍廢棄。近者。

皇上開四庫館。訂定羣籍。凡言之不合乎道者。黜而去之。  
聖諭煌煌。

頒示天下者屢矣。蓋

聖人仁愛。儒生欲盡內之於中正之途。誠恐詖淫邪遁之說流傳。浸潤而深。山窮谷有志之士。或以眇見寡聞爲邪說所中。至自陷。

於匪僻斯誠防於未然其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至深遠也仕驥  
竊以古聖賢之籍至我

朝而大集其成自羣經史鑑下逮漢唐宋元明儒先之書與夫古  
文詩賦制義

列聖相承

睿鑑淵深悉已

御纂精粹

頒行天下俾多士得以購求誦讀學者誠能寢食其中探討服習  
其所以經方致遠希賢希聖者胥在是矣固無俟他求也而書集

之駁雜。至明之中晚爲甚。蓋其時人心不正。事雜言。尤好名之徒。家自爲說人。自爲書。爭著述。以欺天下。後世其流傳於世者。甚廣。其流毒於人心者。無窮。仕驥。謂古人文集。卽至明宜以嘉靖之世爲斷。自此以後。無論詩集文集。槩宜屏棄。勿存。蓋爲下不倍。卽草野之所以尊。

君也。吾兄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諒不以斯言爲迂矣。其友朋相聚。教誨後生子弟。尙兢兢以此相告語。共歸仰於文治之光華焉。契闊久不得相晤。因風節懷縷縷。不一。

溫厚和平之氣襲人。受業冥識。

與黃穆修書

前小力回承回示具悉一切約堂旋寄一書謹附上三令兄歸卽日仍往諒可買舟同行也吾輩叨先人德澤之遺幸邀一第所謂餘慶者已於我身見之矣此後庶續前美俾長福後人又在吾輩自爲之百里之宰數十萬生靈託焉一受其任作善惟此作不善亦惟此吾輩讀聖賢書畧識數字諒無甘心而作不善之理惟是身家念重未免習俗漸移甚而愛惡情偏因之喜怒由我蓋衣服車馬之間燕遊徵逐之舉稍不自持既以耗財者敗檢卽以損德者折福尤可懼者折獄聽訟呼吸之間動關人之生死躁率者固

失之輕浮而遲疑者又失之留滯稍一不當二者其失維均而智  
獄之滋事彌甚往往有身爲廉吏而其後嗣未必蒙福者恐其閒  
正不能無失誤焉天之報施斷斷不爽吁可畏也偶閱說家言有  
數疑獄足以啓人神智暇中爰錄出時資省覽因良友啓行附上  
舟車之間用消暇日未必無小補也承愛我心切諄屬節勞弟非  
不知偷嬾顧亦自惟薄德幸有今日皆先世之遺而人生壽命未  
可知出處難預定計惟隨時隨地有小可益人之事勉力自效聊  
消宿孽庶或子孫不至餓殍而已五兄知我最深故不惜傾肝腸  
以告也長途幸自保愛繆縷不一 真切

答黃穆修書

高軒入都後三接手書甚懇一切初聞掣選黃梅深爲之慮及知  
榮調垣曲乃爲大快此地地僻民淳正可以施臥治之化承諭極  
力節嗇固爲儉以養廉之道抑尤須精勤振作凡事親理則用人  
○日○之○細○事○必○親○應○正○如○此○但○須○執○使○無○苟○辟○耳○○○○  
可簡而防護可周署中辛俸食用亦不期節而自節矣則勤尤儉  
之要也吾輩荷先人庇廕幸叨甲科一行作吏縱不能如古循吏  
德施千世聲流萬祀而祖傳讀書種子不可自我而斷子孫餓莩  
之根不可自我而種福善禍淫斷斷不爽不可不慎也世俗以仕  
宦爲子孫立業竭力厚積錙銖必計然往往不旋踵而傾覆無餘

以吾兩人耳目所及。如此類者。何可勝數。然則其所以爲子孫立業者。正所以爲子孫作孽也。吾輩爲子孫計。宜知所去從矣。今日時勢。凡事之有利於民者。靡不興舉。而弊之或累民者。除之宜亟。○不獨指田賦。亦所以著自全也。然須潛移默革。無以已之所能。病人如社義倉本以利民。而在今日。反以累民。官查吏索。不勝其擾。所以民甚不樂有此舉也。垣曲接連豫境。頗稱殷實。未知畜積何如。如欲爲備豫之計。惟隨時隨地。勸民自相周卹。或世家巨族。積於家廟。或村落之中。互爲預籌。總不以關聞於官。此事須至誠惻怛。爲之講明其理。不獨安貧實。所以保富也。編查保甲。今日要務。果能實心辦理。即可親履鄉村。

曲爲勸導而於宣講

聖諭之時。諄切教民以睦姪任卹之誼。此皆吾力所得爲者也。垣曲文風山右稱盛。因而益鼓舞之。此兄所素裕無俟外求者矣。大抵吾輩居官凡事惟求實在。有濟於民無爲近名。無求速遷庶稍可以無疚於心矣乎。以兄之明弟皆可以相信所切期者勤耳。勉之無怠縷縷不一。

黃補菴曰。穆修爲人沉靜醇謹然質近仁柔而剛決其所不足絜非以勤字勉之可謂根本之論。蓋勤則練習於事者日熟而可致其決矣。合前書並讀諄諄懇懇可謂忠告而善道之者矣。

答黃補翁書

令姪海嶠客冬南還。攜手書相示。比又辱元日書。故人千里。拳拳如此。真可感也。仕驥數年來。守拙荒山。自度於世未必可用。而妄竊科名。虛靡歲月。毫無報效。是負

朝廷取士之意。而平日所以自期。與良朋之所以期我者。亦付諸空談也。所以不揣分量。於宗族鄉黨之間。遇小有裨益之事。輒以身任之。而不疑竊以敦宗睦族之事。莫如義田。睦姻任卹之舉肇始。積穀。微族貧困已甚。人罔相顧。仕驥舌敝唇焦。勸稍有力者量出其餘。爲義田張本。今已稍有端緒。而鄉里之間。前年凝齋陳先

生家藏積穀三千石以備凶荒。今其諸嗣推而出之。俾圖久遠。仕驥於是因而勸捐得白金千餘兩創建倉廩。名曰廣仁莊。而陳君兄弟更捐租數百畝以衛此穀。又凡附近村落之貧瘠者。亦勸其各立一公倉。其穀則皆陳君約堂任之。約費穀五六千石。而創建之初。精出入一切義例。皆仕驥爲之調度。是以邇來僕僕奔走。日不暇給。筆墨荒蕪甚矣。承二兄先生闡注勤勤。屢以問訊。故不惜縷述之也。承示綿州俗。悍吏騎土荒風靡。以二兄弦歌雅化化之。諒可日臻上理。惟是山谷之民多逐末利。每以腴田而種藥草。倘遇饑饉。恐難自支。此須預籌之於未然。每行鄉落。輒召紳耆勸

其草爲畜積自相周卹或鉅族著姓積於宗祠或大村聚處貯一  
公所平時有備則臨事可以無虞要須至誠惻怛以感動之俾其  
自爲畜積自爲經理而不以官與其閒則民樂從矣蓋今日社義  
倉受官吏之擾實甚也我雖不擾而難保官親胥吏之不擾我雖  
能禁官親胥吏之並不擾而後來官吏之擾且無已時所以不可  
以官與其閒也至於荒地勸其多種雜糧則遇歲饑亦可小小補  
苴二兄以爲何如海嶠擣令郎來學敝里仕曠不時過從正可相  
與考論其學業也諸惟努力自愛不盡

字字切要所謂仁人之言論事樸直明健韓歐之家法也受業  
黃得

恒識

答黃筠莊書

作前書竟。覆閱之殊草草未盡所懷。今更引而伸之。蓋范文正公之言曰。吾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自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吾安得不卹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且何以入家廟乎。愚嘗由此言繹之。天地以生物爲心。以愛人爲德。然元氣之流行於宇宙者。說○理○如○此○微○妙○萬○由○靜○居○得○身○而○華○復○健○故○無○一○毫○腐○氣○亘古今無或損益。此盛則彼衰。彼羸則此縮其理然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相維相繫。其說以本支爲言。蓋取象於木也。今夫木之生也。方寸耳。由此而積小高大。千枝萬

條。紛糾交錯。然獨一枝繁盛。則其餘皆蕭疎細微。夫天之雨露。非。  
不均也。地中之澤。無所偏也。然既一枝獨繁而盛。則天之雨露。爲。  
彼所獨沾矣。地中之澤。爲彼所獨擅矣。故夫一族而有一大富貴。  
之人。則其餘類多貧賤饑寒。不能自振。此非富貴之人累之。而實。  
富貴之人累之也。故富貴而不卹宗族。微特無以見祖宗。卽天心。  
必且弗享。將移而之他矣。何也。元氣之流行。彼盛則此衰。此羸則。  
彼縮。蓋天地生物之心。愛人之德。於不均中。寓至均之道也。此乘。  
除折算之妙也。嗚呼。樂卻降爲卑。隸社稷之子。或在畎畝。千古同。  
慨然自明者。觀之固知其必然矣。今太史一門之盛。祖孫父子相。

繼相續。然而五服之內無人焉。是自高曾已來。其福澤皆萃於太史一門也。太史得不念天地祖宗之心而爲之計哉。餕而之鬼。當立後以撫之。無以資生。當分產以贍之。由高曾已上。量力置義田。以邱之。吾見太史之盛。當日加而未有艾已。安溪李文貞公曰。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天下無不睦之宗族。以天地之心爲心。天下無不愛之民物。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嗚呼。此禹稷恩天下。儀溺皆由已。而伊尹恥匹夫匹婦。有一不與被堯舜之澤者也。吾願太史擴其志量。更加意於斯焉。

壽齡達先生數年以書請益先生書來相覆如此壽齡敬懸之  
座右時切觀省而見者無不驚歎謂其議論之奇縱由於識見  
之廣大細思之皆切要之言也壽齡惟日三復之庶幾無負師  
訓云爾愛業黃壽齡謹

答黃筠莊書

春間一書奉問。想已入鑒。入夏來三。接手書。荷蒙垂愛。拳拳獎許。過分慚感。曷勝仕驥不材。幸邀一第。閒居林壑。自惟人生之年命。未可期。則將來之出處。未必顧濫。竊非據。而毫無消埃之報。是負。

聖天子臨軒策士之意也。蓋益之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其傳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仕驥深懼無以處此。益是以數年來於鄉黨宗族之間。目擊窮簷困苦憔悴之狀。竭口舌之力。筋骨之勞。勸稍有力者。相與出其餘爲。

聖朝養此窮民以

堯舜在上固不忍斯世有一夫不得其所也。以區區耳目聞見之所及。稍盡其心。是亦所以爲報云爾。顧以性本迂拙。素無應事之才。勉强效用。徒形竭蹶。是以數年來親詩書之時甚少。而筆墨荒蕪甚矣。承索近作。自前年收拾稿本奉寄。後存者寥寥。卽有一二。率率酬應。要亦無關體要也。暇日頗思蒐輯古今名臣備荒救荒之法。暨

大清會典中冠昏喪祭之制切於民生日用者合成一書爲牧民要典以食時用禮養與教二者固相須而成也顧亦以忙冗尙未

及爲將來倘克成稿當寄正耳示及近日討論元明列傳此不朽之業也鄙意兩朝中名人文集若虞文靖楊文貞唐荊川王遵岩歸震川彼其著錄皆稟史法似亦可參互而得是非得失之準太史以爲何如侍奉萬福闡邱綏慶令兄想已在途舍閒一切屢蒙屢念老父幸健飯豚兒庸鴦殊無善狀可爲知已言者差不刻薄耳因風具溯所以執筆釅縷不盡

窮經所以致用爲學務在力行先生平日之所以自勵與其所以教人皆不越乎此請此文懇懇欵欵所言皆其所行也文氣深醇樸茂直入南豐之室受業饒虞蓋識

寄厚菴先生書

相達又二年。伏想治績益懋，弛張益熟。大河南北，循良之聲，洋洋  
遠近。此蒼生之福，亦宗族之光也。仕驥養拙，家中毫無進益。幸老  
親尙健，飯耳吾家。家運日替，非獨無財，卽人丁亦漸稀少。自仲正  
公以下，男婦合計，不過五百餘人耳。而後生子弟，人懷異心，各不  
相顧。夫祥和則日盛，而乖戾則日衰，固理之常也。萃人心之渙莫  
如宗廟。仲正公之廟，豈容已乎？先生旣有意，貯金以待事。凡屬一  
家，聞之莫不歡欣戴頤。繼以感泣，此亦人心之公理也。而三數老  
成，謂必待資足而後舉事，恐繼起者尙須時日。今祠址旣具，而先

生業有貯金不如因而先構寢堂數椽以爲樓神之所俾仲正公得時饗烝嘗而子孫亦有所統攝不至落落漠漠視如途人俟繼起資足再擴大其門庭規模可也此誠慮事周密之言也其貯金乞如數早寄以慰衆人願望是禱諸惟珍玉不盡

涂訥菴先生日仁孝之思藹然惻然

寄潤堂族父書

前月杪到接手札具悉一切甚慰吾輩讀書幸邀一第出宰百里。  
地無論美惡但盡吾職分所當爲求不愧此心而已至於公私之  
或有濟天也然人定者亦能勝天安見循分自盡者之遂不如高  
才捷足者乎此固叔父大人平日自信有素者也但凡百調度倍  
費經營耳叔祖母大人康健逾常閨第悉安吉仕驥株守錄錄毫  
無善狀幸老父亦尙健飯爲慰奉夏之間連寄尺書又於忻州叔  
處附書集二種想俱入覽矣族中義穀規模粗就將於家廟之西  
建倉族人因有此舉稍覺興親睦之風積漸之久應可成禮讓之

俗。此可見人心易感其忍於爲非者實由飢寒所迫而吾輩又無  
力撫卹而教導之彼自視乃覺有富貴貧賤之殊而甘於自外耳。  
今族中景象如此尙堪維持也獨我親丈衰弱日甚何以振之。叔  
父此時固力不及此幸而及此則一家之福也惟時切禱祝而已。  
諸惟努力自愛不盡。

文情悱惻字字從肺腑中流出近來族中得先生維持頗覺貧  
富不甚相耀而於先生尤愛慕敬信人心易感固不誣也受業  
景濂

識

寄忻州叔書

客鵬接手示極見心切古道而又謙虛若谷真令人欽服不已也。辱闋注鄙拙期許逾量殊深慚赧仕驥無狀株守里門深懼不能自立爲宗族羞而近年來蒙族中諸老成過愛凡有公事悉以相委卽或彼此嫌猜一爲勸釋卽皆歡然無間此時族中人心頗覺協和此皆祖宗積累深厚之遺也府中人人恭謹頗有萬石君家風尊卑長幼遇事互爲調劑仕驥嘗竊歎世德如此深厚其遐福正未有艾也今川運例開昨接考功弟信爲仕驥審所處謂宜從中書出身承族中伯叔兄弟亦以爲然且謂家雖貧乏而戚族有

力者皆肯效將伯之助。然仕驥自度迂庸本不足爲世用。而戚族相愛以其有用之財費於仕驥無用之身。不如廣諸人人廣諸人不如專以濟困窮亦足相天地好生之德。叔父以爲何如。家廟義倉粗就。仕驥初意不欲以此末節相聒。而望專力置義田以贍族。故前信未嘗及此。今計之。卽此亦不得不仰望仁人甚矣。吾族之窮也。伏望示以救急權宜。是所切禱。外義倉規條附閱。執筆縷縷。不覺累幅。惟俯鑒焉。

不私其身而閔人之困窮。此先生生平之心也。萬如之言。讀之感。人無已。受業中慧識。

寄忻州叔書

頃蒙手札，反覆重深。於家鄉一切事緒，無不注及。仰見一家休戚相關，至意感何可言。兼承尊者厚賜，雖義不敢却，而增愧彌深耳。義穀承酌增二百，今歲族中亦尙有增輸者，或可廣至千石也。一家叔伯兄弟，比日多蒙用邱，不獨身受者生感，卽聞者無不歌頌大德。范文正公高風，復見於今矣。惟是族中衰弱不振，已甚。辟之魚，退處於陸，相煦以沫，相濡以濕，其何能支。惟大決西江之水，庶幾轉運有地耳。顧抱豪傑胸襟，具遠大之志識，如老叔大人者，身爲廉吏，家尙無中人之產，何敢以此相告。然微老叔大人又孰足。

語此也。仕驥竊惟孟子有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收合宗族今日惟有義田一舉耳。顧一族之衆非二三千畝不足以濟。○天○下○事○雖○以○有○待○而○辦○勞○功○必待有此大力始克舉行。則凡族中顛連無告之人索之於枯魚之肆矣。鄙意望節嗇廉俸於切近本支量置義田其別支有力者或亦聞風而慕是亦所謂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乎。亦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乎。至於宗祠之中稍爲之倡。或亦有慕義而繼起者乎。承諭明歲俾長弟歸家讀書此自仕驥之責其何能辭。其他諸事凡仕驥力所能爲者皆義所當爲者也。無煩遠念矣。諸惟珍重自愛臨紙覩縷不盡。

韓子之原人曰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先生念念不忘  
斯義形諸語言文字者匪一而足然非其人莫能喻也忻州豪  
傑胸懷本與先生相契於微此書所言遂一一次第見諸施行  
可謂兩美相成者矣受業景濂識

寄考功弟書

新歲伏惟侍奉多福。閨宅集慶可勝。企祝舍閒。叨庇亦平善。老父  
眠食如常。獨仕驥錄錄無狀。徒增髮種種耳。歲前後兩接手書。示  
以川運例開俾由中翰一途出身。具感相愛至意。但仕驥自思老  
親年高。固非可出之時。蕭然一室。亦無可捐之具。借助於戚友。將  
來何以爲報。審於斯三者。不得不退然自沮也。又念此時吾家業  
已有人出仕京外。繼此英俊日起。尙當有人居家維持。之人亦不  
可少。仕驥雖不肖。竊願勉力從事於此。至於他年或出或處。未敢  
預定。然百里之宰。雖曰俗吏而。

天子所命戶口之息耗風俗之淳漓繫焉農業學校苟能盡心未嘗不可報

君恩於萬一以仕驥自揣迂拙之性雖不合時用猶願一嘗試焉  
賢弟以爲何如家廟義倉一舉亦不得已而爲是補苴之計耳敦  
本睦族此外正大有事在非有大力而肯任事者未易言也承詢  
問聊一及之縷縷不一

審於自處亦復善於立言先生嘗舉韓子愈之退未始不爲進  
之言以示學者以謂士必如此而後可自立讀此可以知其所  
蘊矣受業景淳識

寄考功弟書

正月一書想久入覽卽日伏惟奉萬福閨室綏和企企慰慰仕驥近狀如常老父亦荷平善義倉規矩已勒碑並刻底圖稿本附關但此亦祇治標之術耳其本必得義田爲主以此相輔而行則庶幾久而益善也鄙意總期合族多溫飽之家貧富不耀有無相通人皆和睦室無勃谿族其或者復振不然吾懼其日卽於頽靡也有信達忻州祈常以此事語之此非行事有豪傑規模者未足與語也因便附此奉候諸惟珍愛

仁義之人其言萬如也

受業景濂識

寄考功弟書

昨寄義倉底冊稿本奉閱。頃刻本印刷已就，更寄四本。此舉本爲備荒起見，而豐年農家亦得藉以轉運，稍寓補助之意。但恐覬覦領借者衆，故其立說以廣祖醮爲名，然族人聞之甚樂。雖貧者亦勉輸石斗於此，見族人尙知敦本，而可與爲善也。初勸捐時亦有力者別生議論，以爲凡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積漸久之，此事徒飽經嘗谿壑，如向日社倉之例，齊民不得過而問焉。因此疑沮者亦頗有之。仕贊竊謂此皆吾輩之過也。凡舉公事必使衆人共知之，宗族鄉黨之間尤宜和衷共濟，不以富貴相加，乃足令人被

此相信爰於收穀既齊勒石於廟又卽石本另刻木版印刷凡輸穀與錢者人送一本蓋俾捐輸者人人皆知所出不爲虛妄而義例衆著亦可稍息覬覦之心卽經營者欲於中侵蝕而合族皆知額數人人得而稽查之勢亦有所不能又於紀名中以穀石之多寡定名次之前後令人一目而知孰爲有力而推諉不前孰爲無力而勉強從事此中亦微寓激勸之意於是族人聞之益大悅雖疑沮者亦頗悔但得今歲豐登如前則重捐者有人新捐者亦有人惜乎其有力者之少也社驥又以吾鄉習俗奢靡近日富貴之家每值壽誕則釀金製錦稱觴賓客滿堂宴飲無度所費不貲而

於族人之貧窶者益闊絕幾於不相往來乃與同族約凡年六十以上者乃得爲壽而爲壽之禮以簡樸爲貴雖富者不必豐而貧者亦可與期于盡其意而已主人亦不必開譙卽有力者恐人議薄待其親則移譙飲之費輸穀義倉以惠族人今已行之一二家人亦咸稱便矣賢弟有信往忻州右玉亦祈以此刻本底冊寄之縷縷奉布諸惟努力自愛不備

韓理堂曰讀諸家書賢者之設施見於宗族者既有成效矣吳日爲邦伯落落布天下爲萬物吐氣不在斯人與

與友人論保甲書

辱承下問。俾陳所以行保甲者。足下學古入官。甫將入仕。即殷殷然實心講求斯事。期不負。

聖天子慎重民牧。委任責成之至意。誠古君子敬事後食之心。能審於治理之要者也。保甲良法。弭盜安良。

功令煌煌。責成州縣。實力遵行。果能行之久而無斁。豈惟弭盜安良而已。是卽周官比閭族黨之遺法。使民相保。相愛。相和。親訟獄可息。風俗可淳。賢能可興。爲州縣者如此。不亦克稱其職而無負。聖天子慎重民牧。委任責成之至意乎。然而州縣之吏。無不知保

甲之爲良法而勉而行之者。而行之卒鮮實效。何也。患在行之不以其實而虛應故事也。卽欲以實心行之矣。而或行之過於操切。則亦究鮮實效。且或徒滋煩擾。蓋此法至良而行之。不得其方。在官在民。均有其難焉者。何者。州縣雖曰親民之吏。而六官之政。具焉。其任至重。其職至煩。其地方之大者。或數百里。小亦數十里。其民戶之繁庶。多或一二十萬。少亦數萬。爲州縣者。斷獄聽訟。日不暇給。安能一一親履其地。而稽查要束之必悉乎。勢不得不委其事於鄉保。鄉保受任。不過逐戶註填名姓。其中丁口不實。秀頑良楷。混然莫辨。有保甲之名。而無保甲之實。所以雖欲實心行之。而

究不過虛應故事也。而操切煩擾之弊。更有其甚焉者。蓋保甲之行。莫難於推擇。甲長保正愚民無知畏不敢當何者。一家有罪。十家連坐。卽周官有臯奇乘相及之意也。而民戶之中。有悍戾難馴者。其平日善良畏而避之。且不暇。更嚴連坐之法。彼益得藉以挾制。而需索扳諭之不已。甲長保正孰能無所畏避。而約束之乎。卽一甲之內。有紳衿同居。而其畏憚。冥難馴之民滋甚。然則將何以行之乎。鄙人迂愚。向曾奉邑長命於所居之鄉。爲之編查。歷稽古。人成法。細心籌之。承下問。敬成保甲事宜。一通呈正。惟足下垂教焉。餘惟自愛。不宜。

楊北溪曰灼見其弊卽有救弊之方此歐陽子所謂策論爲古  
人所難者也